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 ● 贺雄飞 主编



朱健国 著

水 不与合作

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不 与 水 合 作

——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

~~朱健国~~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与水合作：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朱健国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1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ISBN 7—5039—1846—2

I. 不… II. 朱…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894 号

不与水合作——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

策 划：草原部落创作室

著 者：朱健国

责任编辑：苗 洪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印 刷：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25

字 数：300 千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39—1846—2/I·789

定 价：22.80 元

酋长话语

何清涟毕竟是一个有品位的思想者，她最终同意了我的研究。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因此我对她深表敬意和谢忱。

——朱健国

草原部落杀出的第六匹“黑马”，乃北大名教授严家炎先生的博士、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孔庆东君。

这厮系关东大汉，腰肥体壮，侃侃而谈，诙谐幽默，声如洪钟，做朋友令许多热血女儿“真得好想你”，写文章足可以治国齐家平天下。此君于1989年后浪迹天涯三年，到处行侠仗义，指点金庸激扬古龙，粪土当今县太爷。每每若蒙古人般粗犷豪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策马扬鞭于贫瘠的中华，引吭高歌欢迎远方的客人，故而江湖人称“北大浪子”、“北大醉侠”。用一位漂亮女记者的话说：“这厮很生猛，却让我们很开心。”

这厮虽有“浪子”之美誉，但多情而不色情，风流而不下流，浪漫而不浪荡，多情只对夫人、风流钟情学术、浪漫直视人生，用一句古诗概括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孔君系孔子73代直系传人，已生下老夫子的74代传人，一男婴，腿下有痣，名曰“孔繁闰”，乃当今名官孔繁森之堂弟也，颇有来头。庆东兄早年在北大独钟打油诗，与同室三君共称四院诗社之开山鼻祖，名曰“四大天王”。东王孔庆东，西王李万生，

南王黄凤显，北王漆永祥，西王以下暂受东王节制。后从师于名教授，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炼就了一副驾驭语言的好身条。文章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愤世嫉俗，尤其是在《北大往事》中写了那篇有名的“47楼207”后，其文不胫而走，令无数英雄竞折腰。传媒称之为“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学界誉之为“北大的马克·吐温”，让人好生羡慕。言语似有过分，但在这个平平庸庸的时代，能把平平淡淡的大学生活写得那么好玩，恐难有第二人比肩。正如一位读者所言：“在世纪末的灰暗生活中，当我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之际，幸亏遇到了两位北大才子，余杰让我敢于思考，孔庆东则带给我生活的乐趣。”其实，面对孔庆东的诱惑，任何男人和女人都不能自己。

鄢烈山将杂文写成政论，朱健国将杂文写成人学，余杰将杂文写成散文，摩罗将杂文写成随笔，孔庆东将杂文写成小品，谢泳将杂文写成学术，徐无鬼则将杂文写成哲学。庆东文章的筋骨也是对现实的批判。《燕园梦录》、《风流大寻呼》、《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阿Q的革命》等文章，寓庄严于荒诞，寓荒诞于庄严，让人余味无穷。他在《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一文中说，钱钟书一直被视为“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并不是“学贯中西”，而是“以中贯西”。全书处处散发着这样智慧的光芒，引发人遥远而真切的理性遐想。

二

下一匹杀出的“黑马”，是著名的杂文家朱健国先生。

健国先生生于伯牙子期相会的汉阳琴台之郊，因而他的“高山流水”演化为“早叫的公鸡”，在杂文界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在县城里他杂文七品芝麻官，在省城里他鞭挞藩台大人，

在南国他又诘问“文化大师”，永远远近皆攻、四面出击，荷戟独彷徨。他将小说和学术引进杂文，又将杂文写成人学。他反复咀嚼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终于发现，当代中国的症结在于现代化和伪现代的文化冲突，进而又洞见政客来自文人，君王出于诗词——丑恶的政治其实来自丑陋的文化，于是他又发现了鲁迅的局限，描绘“五四鲁迅”与“左联鲁迅”的分野，寻出杂文的标准“体制外思维”；他又直面当代，解谜张志新，质疑余秋雨，进言巴金，反思牟其中，审视何清涟，把猛攻伪现代化的炮火，延伸向话语霸权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他对《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涟的审视，推心置腹、苦口婆心，正如他所言：“何清涟毕竟是一个有品位的思想者，她最终同意了我的研究。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因此我对她深表敬意和谢忱。”

朱先生来内蒙时已是深夜，那一夜我们举杯痛饮，他醉了。次日，我们拜访了内蒙的活佛，他问：“一些官僚见了佛为什么也要下跪？”佛说：“杀杀人间权威的威风。”

如是，健国兄的杂文乃异曲同工之妙也。

三

千呼万唤始出来。每杀出一匹“黑马”，都缩短我的生命。但生命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区分人生命的质量，黑马的嘶鸣将使我无比欣慰、无限自豪。死亦足矣。

下两匹“黑马”将是现代随笔新三家之一的太原剑客谢泳先生和阴山居士徐无鬼先生，书名为《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哲人的蠢话——一个隐者的残稿》，以及“草原部落”野骆驼文丛的六匹野骆驼王彬彬、孙郁、赵牧、潘多拉、王乾荣、孔见喜等合著的《逃生游戏》，望诸位读者先睹为快。

望着冉冉升腾的旭日，草原部落是您永远的恋人。

雄 飞

1998. 11. 12 于呼和浩特“草原部落”

伪现代化的丑陋（自序）

改革开放，20年来便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叫“极左”，市民村姑，高官牧童，几乎都在运用这个词。一说文革时为什么穷，就说是受了“极左”之害，一说现在为什么富了点，就说是批了“极左”。似乎人人都懂“极左”这个词。可是真要顶真问一句：什么叫“极左”？不但工人农民答不上来，就是像我这样当了十几年记者，挂着作家、杂文家头衔的文化人，也说不出一个真正科学的概括来。至于一些老外，更是不爱用“极左”这个名词，他们常用的是“极权”，是“专制”，甚至用“法西斯”来指称我们文革前的社会主义。

我不赞同老外的说法，觉得他们指称太过了，但也不满意我们自称的“极左”，好像用“下岗”替代“失业”，不敢直面现实。如果“左”是好的，那么过了一点，“极”了一点，又有多大的本质错了？难道能说“极左”是好心办坏事？

我想，如果不把“极左”的意思真正弄清楚，不用一个更科学的概念来取代它，像“极左”这种含糊其辞、不痛不痒的指责，终会导致“极左”东山再起的。

对于一个罪名都不准确的罪犯，他当然可以突然翻案。

这想法朦胧了好几年，但到得1998年秋季，我突然清醒了。事情得感谢一个女学者，她对我研究她的一本学术批评著作不满，从而采取了一系列歪曲事实，诬陷谩骂的手段。这风波使我骤然顿悟：所谓“极左”的关键，不就是压制民主、自由、批判么？而这种只许自己民主、自由、批判，却不容他人批评自己、不许他人民主自由的“极左”，其实质不正是伪现代化么？现代

化的精义在于人人都有无条件的自由、民主、批判、创造与兼容的权利，而伪现代化者则往往是打着追求现代化、给人现代化的名义，实行只准自己民主、自由，却不许他人对自己提意见、作批评。延安时代的枪杀王实味，因为他写下了批评延安还有不足之处的杂文，反右时的“右派”，也只因向当政者提了真意见，而文革中的大批有识之士受整，皆是因为向提了真意见，如张志新被割喉管。而这一切被提意见者，恰恰都是宣称“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者，这种在无权时高唱民主自由批判，有权时候便残酷压制对自己提意见的所谓“民主自由追求者”，不正是一种伪现代化思潮么？

呵，整个 20 世纪，折腾中国的就是这个伪现代化。当初孙中山创立国民党时，是宣扬自由民主博爱的，可是到蒋介石执政后的国民党，就对追求民主自由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残酷围剿。整整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毛病就是在野时追求民主自由宽容，当政时则一阔脸就变，对他人专制，对自己自由。由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异化为专制者，这就是伪现代化者。

曾以为这种伪现代化者只是活跃于政界，可是这几年的一些事实一再无情地惊醒我：不，伪现代化者的真正来源，正是文化人。且不说诸多政界人士大都曾为文化人，便是始终在文化界的一些名人，他们虽然没有政权，没有财权，但他们有话语霸权，于是乎他们便常常用仅有的一点话语霸权去压制异端文化的小文化人或文化爱好者。久而久之，更以这种话语权去向政界权势者献媚邀宠。

由是观之中国人陷入“奴役之路”的要害，就是要解决现代化与伪现代化两种文化冲突。解决的突破口，恐怕还是得从文化领域入手。如果文化界少了一些以势压人的新闻人物，我想，政界不久也会逐渐地清白起来。

文化乃政治之根源。

文化乃政治之基础。

而意见（即自由批判意识）则为文化之基础。

没有自由意见，没有批评与批判，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然也就不会有民主政治。

基于这一孔之见，我写出了杂文集《理想意见》，并将我十来年的意见精华（以杂文方式表达的意见）和对当今几个大文化人和走红学者的批判乃至对英雄张志新的新研究，一起汇集成书，统称“理想意见”，并最后定书名为《不与水合作》——我推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

也许，在中国，如此集中地展现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格斗，这部书走在了前列。这是一种风险，更是一种光荣，我愿永远当此排头兵。《不与水合作》当然不会让伪现代化者高兴，但它既有益于现代化者，亦有益于伪现代化者——它到让伪现代化者看到自己的丑陋呀。

我愿意宽容想改变自己丑陋面目的伪现代化者，并不惜像“胡屠户”抢救疯范进一样，忍痛狠打一巴掌，促其尽快清醒。

只有伪现代化者才会将一切与自己不同意见者都当做敌人。

朱健国

1998年11月7日于深圳早叫庐支部

目

录

第一辑 审视何清涟

蒋子丹说：想不到吧，我还要告诉你听，风采很好。他们所谓风采、韵味，就是女性味道十足，而且很好。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已经过40岁了，体型还是三十来岁的体型，我认为一个人从内在到外在都应该美。

——《何清涟闲话随想》

何清涟闲话随想	(3)
中国“潘恩”	(65)
难忘“六八”年	(72)

第二辑 张志新秘密

明了此中真相的人们，还会把张志新婚外恋当作隐私么？

许多政治本质与社会底蕴，往往就隐藏在人们的一些“隐私”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加强一些“隐私”研究，建立一种政治“隐私学”，倒是至为迫切的时代呼唤。

——《张志新“婚外恋”的真相》

张志新冤案的新秘密	(81)
张志新“婚外恋”的真相	(89)
牟其中“首骗”内幕	(94)
让一部分人先探索起来	(112)
“蛇口维新”20周年祭	(115)
“木偶奇遇记”	(124)
蛇口的遗憾	(132)
永远的《中华大典》	(135)
一个失败的实验	(149)

第三辑 毛泽东和鲁迅

然而，历史总是一再残酷地嘲弄了这些好心的士子，这些新皇上竟都是“一阔脸就变”，少则几天，多则几年，便把昔日的礼贤下士之风、平等民主之诺丢到九霄云外，露出把“清流”统统投入浊流的青面獠牙。

——《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

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	(157)
毛泽东和鲁迅	(173)
茅盾临终的直言	(185)
鲁迅是只大老虎	(188)
《辞海》中的错误	(191)

王元化的退离	(202)
施蛰存的长寿秘诀	(206)
蔡尚思的困境	(210)

第四辑 质疑余秋雨

我喜欢《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害怕“深圳赞歌”中的余秋雨。一个现代学者就真是这样以多元人格让人为难么？如果余秋雨像写《上海人》那样，先对深圳历史、深圳人作深厚的研究，再来论深圳文化走向，可能会客观一点吧。

——《余秋雨“深圳赞歌”质疑》

余秋雨“深圳赞歌”质疑	(221)
“与余秋雨商榷事件”的真相	(229)
学者能否容忍阉割？	(231)
“败坏哈特莱堡的人”	(236)
文人不是秘书	(240)
理想意见	(243)
不与水合作	(245)
五十年第一士	(249)

第五辑 进言巴金

巴金先生的这篇文章显然是在误导青年。尽管这确是巴金先

生的真话，但真话不等于真理，不符合事实的真话与谎话功能相同。

——《向巴金先生进一言》

向巴金先生进一言	(255)
记住 1951 年	(259)
“惹不起，躲得起”	(262)
试想李敖失去天地	(265)
身在“招安城”	(267)
“流寇”王海	(269)
“境界”杂拌	(272)
何时超越“交锋”	(277)
第四种美容术	(281)
早叫的公鸡	(284)
八个月的没有文件	(286)
语言文字劝我们	(288)
贺老干部灵堂	(290)
银杉需要封闭？	(292)
“下岗人饭铺”的对话	(295)
钱穆的失败观	(298)
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	(301)
捏造叶乔波	(303)
这个人怎么不宣传	(306)
山海关与曲阜	(309)
迷人的《蝴蝶君》	(313)
儿时听见的肥胖歌	(315)

青蛙与蝎子	(318)
谁逼官贪	(320)
“伸冤致富”	(322)
读十三碑亭	(325)
逆境长寿三要素	(328)
妈祖邂逅李贽	(330)
“活雷锋”骂街	(333)
梁启超故居前的猜想	(336)
康有为伸冤	(340)
范仲淹与王安石	(344)
人啊，你只有精神	(348)
大人物的书	(351)
古今《赚兰亭序》	(354)
喉舌为何无史	(358)
杯酒释“副权”	(363)
政府的教练	(366)
别有用心的“爱国主义”	(368)
梦中的辩论	(370)
老青年的感悟	(373)
反腐新概念	(376)
失罗马	(379)
寻找小熊	(381)
狗权何在	(384)
第六届朋友	(386)
我的发蒙老师	(391)

小海	(397)
断了触角的蚂蚁	(399)
“草原部落”断想（代后记）	(401)

第一辑 审视何清涟

采访何清涟，最大收获是什么呢？我发现，最有自由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也是不能让其拥有绝对权力的；越是自由精神强烈者，为官之时的专制越是残酷。从何清涟对此稿的严厉审查，毫不顾及我的独立精神，强行删去若干精彩段句，真让人深感悲哀——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让他们当皇上。思想家的前提，是他处在平民生活状态下。否则，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何清涟若当了今天这种制度下的什么官，也一定不会比现任好多少。反过来，现任的一些官僚，若没有了乌纱，也可能成为思想者。鲁迅是丢过小官的，顾准也是丢官不得志的。

想当思想者，你就永远安心当一个平民。

思想者是为平民而生，是为历史而生，而不是为皇上而生，为当代而生。

——《何清涟闲话随想》